

<<灭亡>>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灭亡>>

13位ISBN编号：9787208081253

10位ISBN编号：7208081255

出版时间：2008-10

出版时间：上海人民出版社

作者：巴金

页数：199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 <<灭亡>>

### 前言

我是一个有了信仰的人。

我又是一个孤儿。

我有一个哥哥，他爱我，我也爱他，然而为了我有信仰，我不得不与他分离，而去做他所不愿意我做的事情。

但是我不能忘记他，他也不能忘记我。

我有一个“先生”，他教我爱，他教我宽恕。

然而由于人间的憎恨，他，一个无罪的人，终于被烧死在波士顿，查理斯顿监狱的电椅上。

就在电椅上他还说他愿意宽恕那个烧死他的人。

我没有见过他，但我爱他，他也爱我。

我常常犯罪了！

（I have always sinned！

） 因为我不能爱人，不能宽恕人。

## <<灭亡>>

### 内容概要

《灭亡》是巴金漫长的文学生涯的起点，在这部小说的手稿上，他第一次署上了“巴金”这个笔名；正是它的发表使得“巴金”成为一代代读者熟知的作家。

这部作品被看作当时文坛的重要收获，《小说月报》编者认为《灭亡》和老舍的《二马》，“这两部长著在今年的文坛上很引起读者的注意，也极博得批评者的好感。

他们将来当更有受到热烈的评赞的机会的，”有人在回顾一九三二年文坛时，认为：“在怠懒和疲惫的状态下支持着的文坛上，近年来只有巴金可以算是尽了最大的努力的一个。

”“我们甚至可以说，文学上的罗曼主义是因了巴金才可能把寿命延续到一九三二年以后去。

”

## <<灭亡>>

### 作者简介

巴金（1904年11月25日-2005年10月17日），原名李尧棠，字芾甘（fèi，取自“蔽芾甘棠”），汉族，四川成都人，祖籍浙江嘉兴。

现代文学家、出版家、翻译家。

同时也被誉为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最有影响的作家之一，是20世纪中国杰出的文学大师、中国当代文坛的巨匠。

著书颇丰，代表作品《家》、《春》《秋》。

巴金被认为代表着中国大陆知识分子的良心，巴金晚年提议建立中国现代文学馆和文化大革命博物馆。

巴金晚年患有帕金森氏症、慢性气管炎、高血压、恶性间皮细胞瘤等多种疾病，曾表示要求安乐死。

## <<灭亡>>

### 书籍目录

编者说明序七版题记第一章 无边的黑暗中一个灵魂底呻吟第二章 梦景与现实第三章 四年前第四章 女人第五章 一个平淡的早晨第六章 李冷和他底妹妹第七章 生日的庆祝第八章 一个爱情的故事第九章 杜大心与李静淑第十章 爱与憎第十一章 立誓献身的一瞬间第十二章 杜大心底悲剧第十三章 张为群第十四章 危机第十五章 革命党被捕第十六章 八日第十七章 杀头的盛典第十八章 两个世界第十九章 决心第二十章 最后的爱第二十一章 “淑，我去了！”第二十二章 灭亡附录：《灭亡》作者底自白谈《灭亡》沙多-吉里

## &lt;&lt;灭亡&gt;&gt;

## 章节摘录

第一章 无边的黑暗中一个灵魂底呻吟这街道平时本来是很清静的，但现在忽然热闹起来了，街中聚集了一大群人，有着各样的身材，各样的衣服，和各样的面孔，层层密密地围成一个大圈子，站在后面的人都伸出颈项，好像要尽力使他们底身体立刻长高几尺，好看见前面的景象；而侥幸得站在前面的人又似乎拚命要扩大自己底身体，害怕他们看见的景象被后面的人偷看去了一般。

在这样你推我、我挤你南竞争中，又夹杂着从许多人口里吐出来的话，这街道确实是热闹起来了。

这时候大学生李冷偶然从这街道经过。

热闹的景象引诱他挨近了这人群，而且居然在密层层的人堆中分开一条小道，挤进去了。

旁边一个肥胖的商人几乎被他推倒，那人立定了身子，怒目看他，但他并没有注意。

他是挤进去，达到前一排了。

他才知道人群所注意的乃是一辆黑色汽车，旁边躺着一个似人非人的生物。

然而现在他是死了，死得象一块石头，硬硬的，冷冰冰的，但也是血淋淋的，伏在地上，动也不动。

他底头被轧碎了，脑浆淌出来。

他底褴褛的衣服裹着枯瘦的身体，上面涂满了血迹和污泥。

单从服装看来，就可以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而且他底生命之价值也就被估定了。

汽车上除了汽车夫而外，还坐着两个人。

一个是约莫三十多岁的男子，圆圆的紫色脸上留着几根黑须。

他戴着博士帽，穿着一件华丝葛狐皮袍子，外面罩着一件青色马褂。

傍着他而坐的是一个时髦女人，穿天蓝色旗袍，罩上一件深绿色的长马甲；压着她底浓黑的短发的绛色帽子上站着一只绿绒的鹦鹉。

她底脸的确是美丽的。

她底一对灵活的眼睛更美丽。

但从那里面李冷看出了一种非常的表情：这并不是怜悯，而是畏惧。

那个男子伸出头和站在车外的警察说话，警察对他的态度是很恭谨的。

来迟的李冷所听见的已是他们底谈话底最后几句了。

“你把汽车号码记下来……有什么事……到我底公馆里去说，”那男子昂然说，好像十分不在意的样子。

“是……是……不过……不过……”警察笑容可掬地回答。

“这东西吗？”

“那男子轻蔑地指着地上的死尸，打断了警察底话。

“你把他搬开就是了，……我现在有要紧事情……”他说着在怀里摸出一个皮夹来，从许多钞票中取出一张拾元的钞票交给警察。

“你去叫部车子来把他搬开。

”警察接了钱，恭敬地行了礼，在人丛中挤开一条路扬长地去了。

“这东西？”

你不如叫他做狗还好些！

”一个人愤愤地低声说。

这句话冷冷的，冷得象雪风一般的，刺入李冷底耳里。

李冷吃了一惊，掉过头来，想看那说话的人。

但周围尽是一些带笑的、蠢然的脸。

只有在他底后面，隔着两三个人，站着二十多岁的青年。

李冷只看见他底头：瘦削的脸，突起的鼻子，放光的眼睛，微微张开的口。

不能用言语形容出来的是那个人底受苦的面貌，这象针一样在李冷底心上刺了一下。

他低声自语道：“是他，这一定是他。

”汽车夫始终坐在车前，带着胆怯的样子，动也不动一下。

最后主人高声吩咐他道：“阿根！”

## &lt;&lt;灭亡&gt;&gt;

……开车！

”车夫好像从梦中醒了过来，连忙作开车底准备，先按一下喇叭，接着就开起车走了。人们口里嚷着，拚命地奔跑，在一阵你挤我推的竞争之后，他们让出了一条大路。

那汽车洋洋得意地飞驰而去。

一声声呜呜的喇叭在表示它底胜利；但同时追上去的还有许多因拥挤而被撞跌的人底恶毒的咒骂。

李冷从旁边的人底谈话里才知道坐车的人是戒严司令部秘书长。

那秘书长底汽车去得远了。

雇车子的警察还没有回来。

“这东西”硬硬的、冷冰冰的躺在地上。

刚才被汽车冲散了的人又重新聚拢来。

有的用手指着，有的用口嚷着，各人自由地大声说话。

有的怪死者自己不小心，有的说车夫太不把人当人，有的说这是命该，有的叹死者可怜，也有的在骂那杀人的机器。

然而并没有人骂那秘书长。

其实也不能说完全没有，那瘦削的男子分明在说了：“那秘书长，那该死的东西，那狗。

”对于李冷，这尖锐的、愤怒的声音，压倒了无数的人底谈话。

象一块石头似的，它自己向李冷掷来。

李冷不自主地转过头，恰好两人底眼光遇在一起了。

李冷立刻看出来那青年底眼里含着的是无穷的憎恨，连他也有点害怕起来了。

他微微低下了头，但仍斜着眼睛偷看那青年。

那青年在深深地看了李冷一眼之后，便迅速地、象兔子钻篱笆似地，在人丛中挤开一条路出去了。

李冷也跟着他走出来，这与其说是有意，不如说是无意的，实在李冷自己也说不出要跟着他出来的理由。

在这个短时间内，李冷是被那含着无穷的憎恨的眼光所占有了。

离开这热闹的人群，便觉得空气寒冷了，李冷打了一个冷噤。

在他底前面有三四步远近的光景，正走着那青年。

他穿着灰布棉袍。

大概棉袍太薄了，因为要使他底身体暖和，那青年便走得很快。

他底瘦长的身子挺直地在寒风中移动着，好像是一根竹竿。

李冷底注意力差不多全集中在这青年底背影上面。

忽然李冷觉得自己底眼睛有点异样了。

在他底前面真正立着一根竹竿，而且还拚命地往上长，差不多长到了不可捉摸的高度。

无论他怎么走，竹竿总在他底前面，他有点惊惶了，便低声叫起来。

一个灰色的东西挡住了他底去路，竹竿早不见了。

那青年摊开了两手，问道：“请问你为什么还要跟我？”

”一对放光的眼睛好像要看穿李冷底心。

突然的、出其不意的发问，使李冷找不出一句回答的话。

好像自己底秘密被人识破了似的，他只感到惊惶，脸也红了，茫然看着那张瘦削的脸。

瘦削的脸上倒现出了笑容。

那青年微笑道：“不要怕，你觉得我底举动上有奇怪的地方吗？”

”这微笑鼓舞了李冷底勇气，他说：“我知道你就是方才骂那个秘书长的人！”

”“你不是侦探罢！”

”青年冷然回答道。

“不，我们是朋友，……我是对你表同情的，”李冷热情地分辩说。

一道微光掠过瘦削的脸，但只是在一瞬间，过后又消灭了。

青年底脸上又恢复了冷淡的样子：“当然。”

”这样一点也不动心的回答更使李冷惊奇了。

## &lt;&lt;灭亡&gt;&gt;

两个人无言地走着，不久就走入了康悌路，到了康益里弄门口。

青年一面向里走，一面邀请李冷道：“我就住在里面，进去坐一下好吗？”

李冷竟默默地跟着那青年进去了，他自己也不知道是为着好奇呢，还是为着对那青年表同情的缘故。

在第十九号的后门前，那青年站住了，伸出他底手向门击去。

门没有锁上，受了他底打击，发出一声好像是痛苦的叫声，立刻退后了。

因为推的人用力太猛，门撞在砖墙上又弹了回来，但青年已经跨过门限进去了。

李冷早有了防备，他伸出手等着门过来。

门一达到他底手，他轻轻一推便也进去了。

上了楼梯，青年摸出钥匙去开亭子间门上的锁。

门开了，他让李冷先进房里去。

房子很小，也没有什么陈设。

靠着右边的墙壁安置了一张架子床，上面放着薄薄的被褥，虽有床架，却没有帐子。

对着门的一堵壁上开了一个窗洞。

窗前便是一张方桌。

桌上乱堆着旧书，墨水瓶，几管笔，一些原稿纸。

左边的墙壁被方桌占去了三分之一的地位，桌子两边放着两把椅子。

在这堵墙壁底正中挂了一个大镜框，里面有一个四十多岁的慈祥的妇人底照片。

这一堵墙壁和开着门的一堵壁底邻近的角落里放着三口箱子。

这屋子里所有的东西就是这些了，至少在李冷看来就只有这些。

那青年一进门来便倒在床上，除了“请在椅子上坐坐罢”这一句话外，什么都不说。

这样的举动更是出乎李冷底意料之外，他不知道要怎样做才好。

李冷并不坐，只是茫然立在桌子前面，望着窗外。

他觉得窘，失悔不该进来。

突然房里起了哭声，声音很低，好像是一只无家的狗受了谁的鞭打以后的哀号。

无穷的绝望的痛苦都包含在这里面。

一把利刀割着李冷底心，他开始战栗起来。

他明知道那青年在哭，但他不相信这会是那青年底哭声。

在他底眼前，那瘦削的面貌，突起的鼻子，放光的眼睛出现了。

他不相信那个曾经如此傲慢地对他谈过话的青年现在会哭得象一只被打伤的野狗似的。

然而分明的，那青年斜卧在床上，双手捧着脸，痛苦地低声哭了。

李冷不知道那青年底悲哀，而且在他看来那青年底举动也有点奇怪。

他不好劝他，又不好问他。

他只好装做没有听见的样子。

在这里一分钟好像是一年。

一方面寂寞得难受，另一方面那哭声响彻了整个房间。

李冷虽想装出安静的样子，但自己底惶惑却是一秒钟一秒钟地增加。

到后来李冷也有点悲伤了。

为了要安静自己底惶乱的心，李冷打算在书堆中找出一本书来看。

当他把眼光放在桌子上的时候，无意中把桌上的叠在一起的几张原稿纸拿起来。

印着红线格的白色原稿纸上现出一行一行的蓝色字迹。

这是一首长诗，还没有写完，最末的一段是：……他呻吟着，痛苦地呻吟着，一幕可怖的惨剧又在他底眼前开演了。

这是一个寒冷的冬夜，广阔的田地上盖满白雪，在被暴风震撼着的一所院子中，来了一群背着枪带着刀的土匪们。

这家的主人早已逃得干干净净，只剩下那患病在床被留下看守庄院的一个农人。

人打他，人拉他，人放他在地，要他说出哪里有金，哪里有银。



## &lt;&lt;灭亡&gt;&gt;

他本来就一无所知，怎么能够答应，这一来更激怒了失望的、虎狼似的匪们。人把院子底墙角和地板都挖尽，掘尽，他不说什么，人也终于找不出金银。人打他，人拉他，人放他在地上，他哀号，他苦叫，他捣着头颤抖地求饶。虽然是微弱的，但也是痛苦的声音不住地哀叫：“大爷们，仁善的大爷们，可把我这条狗命——这一钱不值的狗命，开恩饶了，愿天老爷保佑你们——保佑你们日后能步步高！”这样的，一丝一丝的，一条垂死的狗底绝望的哀号，终不能，终不能使匪们放下他们底快刀。举起来，举起来，高高地举起来，呀！这无数亮晃晃的利刀！砍下去，砍下去，狠命地砍下去，呀！那一块血肉的身体！刀上涂满了腥红的血，地上染满了腥红的血，手上溅满了腥红的血，……下面一定还有，但是并不曾写出来，他又翻起第一张看，题目是《无边的黑暗中一个灵魂底呻吟》。题目下面歪歪斜斜地署着一个人底名字：“杜大心”。他也就去看前面的几段了。“杜大心”这个名字在李冷并不是陌生的，他看见过几次。他记起来杜大心就是在《春潮季刊》上发表《撒旦底胜利》长诗的诗人。那青年就是杜大心！他底惶惑马上消失了。他自以为了解那青年，但是他心里反而有些难过了。他放下诗稿，对着布满了灰尘的玻璃窗发愣。那青年在床上咳了一声嗽，把李冷从沉思中唤醒了。他听见那青年坐起来，他便转过身子。那青年底受苦的脸又突然现在他底眼前。眼角上还留着泪珠，呼吸急促，青白色的脸上有几处红色的迹印。他想和他谈话，但骤然间找不出一句适当的话来。他又感到惶恐了。惶恐中，他毕竟吐出了几个字：“你就是杜大心先生吗？”“是，”这便是那青年底短短的答语。他们便开始谈起话来。

第二章 梦景与现实时间虽不算早，但在上海正是热闹的时候，不过康悌路并不是热闹的道路，康益里更是很清静的弄堂，所以睡在床上的杜大心这时候就不曾听见人声了。然而人声之有无，这晚上在他也没有什么关系。因为他睡不着，一闭上眼睛，白天的惨象便出现在他底眼前。那挺直的、僵硬的、污秽的身躯，和那血淋淋的、被轧碎了的头总摆脱不开；他只得在黑暗中圆睁着眼，看着那无边的黑暗。他想看透它，看出它底尽头处，却总看不出它底边界来。这小小的房间底墙壁，以及房中的家具都不见了。他忽然觉得自己是在一个黑暗的无垠的大荒原中，而且现在只有他一个孤零零的生人。他感到无限的恐怖，他想明白这里究竟是黑暗中的哪一点，但他终于分辨不出来。到处都是同样的黑暗，好像是一无所有。眼睛连一点用处也没有了。他使用手摸足触，很惊奇地发见到处都是栏栅，到处都是冷的，硬的，石头和木头一般的東西。他努力挣扎，想在这无形的栏栅中找一条出路。他再用手摸，这里是墙壁，那里是栏栅，这里又是木块。他才明白自己并不是在无边的荒原中，只是在一个狭小的囚笼里面。他又觉得这囚笼愈缩愈小，他底呼吸也愈急促了。什么软软的、沉重的东西压着他。

## &lt;&lt;灭亡&gt;&gt;

他拼命挣扎，出了汗，喘着气，嘶声叫道：“放我出去！”

”这声音好像也冲不出囚笼，退回来，撞在墙壁上，碎了，碎成一丝一丝，在他底耳边无力地飘荡着。

他绝望了。

忽然他好像在什么地方看见一线微光，这鼓舞起他底勇气。

他便聚精会神地去找寻那一线光明。

他终于找到了。

他明白这是从他底母亲底照片上射出来的。

这样一想，好像母亲底双眼射出了更强烈的光芒。

这光芒不久就照透屋子里的黑暗，射进了他底心。

霎时间这屋子又成了光明的一片。

他底心得到短时间的宁静，便安静地闭着眼睛睡去。

过了一些时候，他忽然又醒起来，睁开眼睛向周围一看，好像听见下面门响，又听见脚步声和谈话声。

房东夫妇回来了。

楼下的一切举动，他都听得清清楚楚。

他听见他们拴上门，又走进楼下后房，开了锁，扭开电灯，然后又听见移动家具声，他们底谈笑声，声音渐渐低下去，变成了听不清楚的私语。

似乎他们上床睡觉了。

忽然年青女人底带笑的、动情的声音响起来：“我要打你两记耳光！”

”男人也在笑着说话，但听不清楚。

女人也笑了。

床上发出响声。

“我要打你两记耳光！”

……让我轻轻打罢。

”还是女人底声音。

“不行……不要吵，会把小孩吵醒了。”

”这是男人底话。

床上起了一阵骚动，似乎女人要打男人，男人在躲避。

男人用铺盖压倒了女人，女人从铺盖下发出笑骂声来。

“塔”的一声，男人赤着脚从床上跳下来，穿上鞋子。

女人也跳下床笑骂道：“看你跑到哪里去！”

”在静寂的夜里，耳朵倒有类似眼睛的功用，楼下的一切，他好像看得异常清楚。

女人抓男人，但没有抓住，扑咚一声跌倒在地上了。

男人在笑。

女人起初不响，但忽然开始哭了。

男人笑着过去拉她，一面说：“何苦来？”

……跌伤没有？”

”女人不答话，反而哭得更厉害了，她一面跟男人挣扎，一面哭骂：“你这狠心短命的！”

……你这杀千刀的！”

……你天天欺负我。”

”显然男人放松了手让她在地板上滚。

他底声音也变了，不再是笑声：“你说，哪个欺负你？”

……你自己跌倒的！”

”“你不跑下床，我怎么会跌倒？”

”女人大声哭骂道。

男人不开口了。

<<灭亡>>

## <<灭亡>>

### 编辑推荐

小说《灭亡》是巴金漫长的文学生涯的起点，在这部小说的手稿上，他第一次署上了“巴金”这个笔名；正是它的发表使得“巴金”成为一代代读者熟知的作家。

小说以在北洋军阀统治下沾满了“腥红的血”的上海为背景，描写一些受到五四新思潮鼓舞，因而寻求社会解放道路的知识青年的苦闷和抗争。

响彻全书的是这样的呼声：“凡是曾经把自己的幸福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面的人都应该灭亡。

”这也是小说的主题。

主人公杜大心怀有“为了我至爱的被压迫的同胞，我甘愿灭亡”的决心，最后，他为“信仰”而英勇献身。

<<灭亡>>

####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